

42
37
22

準貴

22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昇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際辰

男

平南嶺盜

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
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先是江
西諸郡盜賊蠡起嶺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
賊胡雷二等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陳福一破瑞



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枕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
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
等山寨盡平之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
壇李四仔鐘聰劉條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攻陷建
寧寧化石城萬安諸縣南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攻
破巢穴七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
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擒番壇等悉斬之俘獲賊屬奪
回良善甚衆十一月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

廬山左湖盆塘賊敗之擒斬數百人 四月周憲移
軍攻華林賊于仙女寨拔之進克雞公嶺先後擒斬
千餘人進薄華林絕其出道賊益窘 五月周憲攻
華林賊及其子幹俱死之先是陳金檄周憲等分兵
三路討華林賊憲率兵進會謀者言賊饑疲憲信之
遂檄兵夾攻其二路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
谷峻險賊憑高發礮石下如雨兵敗憲被執刀中憲
首血流滿面左髀復中鎗不能行大罵賊不絕口賊
怒支解之子幹見父被執躍馬直前中流矢力戰墜

崖死賊勢復振事聞贈憲官謚忠愍旌其子 六月
南昌知府李承勳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攻華林
賊勳招降賊帥黃音置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勳
宜防不測勳益親信令宿帳中音感奮誓以死報勳
乃令音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
期承勳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
勳令黃音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
令爲內應勳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踰枚登山歷重險
上黃音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寤睡直夜者擊三更

奇拔柵率衆八五百人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
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
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
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靖安瑪瑙寨賊盡
俘之都御史陳金奏江西華林賊已勦平桃源賊王
浩八願撫加金太子少保餘論功行賞有差 冬十
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總督諸軍務事初廷議以河北
江西諸寇未平故復勅琰總理軍務事至則劉六已
滅土浩八聽撫琰慮浩八誦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

簡拔部寮有才者分處要害

八年春正月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同總兵劉暉率狼兵進剿夏四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約王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劇賊樂庚二陳邦四等盡擒之東鄉故賊巢世寧撫禦反側務立信義樂庚二陳邦四怙亂復叛悉擒馘王賽一效順有功奏原其死既而修城濠遷縣治經武賑飢百姓晏然五月江西叅政吳廷舉單騎入桃源諭劇賊

王浩八等計擒賊渠以出桃源賊用兵歷年征討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欲用奇謀取勝免胄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耀武劫威廷舉畧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勇者陰結之使執其渠因奉廷舉歸俞諫率狼兵大敗桃源賊于裴源初諫因吳廷舉被執移兵桃源進剿知府李承勳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釐兵及南昌兵自岳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賊果入裴源大敗遁去桃源賊棄巢奔突四出踰饒信縱掠徽衢諸州縣初賊聞狼兵

至頗懼欲降按察司王秩欲受之已有總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劫掠徽衢等處民被其害六月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績會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賊王浩入于徽衢平之初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預爲之防至是果突入境督兵會勦餘黨悉平總制俞諫奏江西賊平請建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十二月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建昌賊爲患

數年勢逼益府官軍不能討至是諫命師悉擒以還九年三月總制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會兵勦臨川四寨宿盜盡平之十月陞南昌知府李承勳浙江按察司太監黎安欲奪承勳功誣陷之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得直

十二年二月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民兵操練初陳金討桃源華林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劄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詭言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爲盜又南

領地多山險易爲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漳州湖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鬚等於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特薦用之守仁至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費踰萬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督手打手機快中選驍勇有膽力者縣千人少或八九百選最者優廩餼署爲將領其兵備原額官軍汰老弱三分之一各縣賢能官統之專守城隘所募精兵隨各兵備官屯札別選官分隊統習之於是各縣屯戍旣足

防守而兵備召募者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三月王守仁調三省兵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賊奔信豐守仁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之乃潛令兵往徑道夾攻賊奔潰象湖山拒守又潛兵擣其巢穴大敗之賊復潰入流恩山岡等巢尋遁去五月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洞山寨賊酋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其脇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徵知府李敷調兵擒賊帥陳能平其巢穴秋七月王守仁

請提督軍務許之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乃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事無掣肘可以相機勦滅衆迂其議屢不報尚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與以柄又將誰用因守仁疏覆議御奉旨略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贛南下新穩下等洞賊雷文聰高文輝等盤據千里守仁集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

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旣破移兵桶岡勢如破竹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右人坑入知縣玉天與率兵自上猶縣自西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郝文率兵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

淳率兵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敬率兵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親率兵于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守仁至橫水。謝志山等會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賫銃砲。由間道攀崖上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視賊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險。

奪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憑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賊大驚失措。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歸。大奔潰。遂破橫水大巢。邢珣王天與等各破數巢。皆會于橫水。鄭文唐淳等各破數寨。皆會于左溪。會天霧雨。休兵。已諜知諸潰賊。收集餘衆。據險立柵。然倉卒無資糧。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士

人爲鄉導。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巢。伍文定、張戢亦連破數巢。入會左溪。賊悉平。十一月，王守仁會兵攻桶岡。初，守仁乘橫水左溪之勝，遣人諭以禍福。於是桶岡賊鍾景納款降。守仁使夜入賊巢，諭之。期以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而橫水左溪賊持不可，遲疑未決。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冒雨入。藍廷鳳方于鎖匙籠聚議，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

愕，急奔入內隘，阻水爲陣。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繞出，賊旁賊敗走。舒富王天與亦由鎖匙籠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衆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邢珣先破桶岡大巢，諸軍奮勇並進，俘斬甚衆。湖廣兵亦至，賊餘衆遁入山谷。守仁遣諸將分道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賊首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守仁出師凡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處遂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安遠縣治，控禦三省。

捷聞擢守仁右副都御史

十三年春正月王守仁討泃頭賊平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泃頭賊乘虛出擾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鬚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眾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大鬚懼遣其弟池付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亦降卽應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爲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泃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眾

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鬚益懼守仁遣使至泃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爲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讐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信其言怒盧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鬚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鬚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眾時諸縣民皆爲大鬚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讐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鬚反狀時池付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

將斬之。口大鬚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亨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剡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鬚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鬚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云云。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

言無所入。大鬚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鬚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剡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聞見檄。遂不爲意。大鬚至贛。謂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問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鬚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

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鬚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洲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洲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于龍子嶺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進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

上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爲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眾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濁亂羣盜蠡起而江西之盜有

系事本末 卷四十八 十一
五大帽山者號嶺賊。仙女寨鷄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總督陶琰再撫浩八。而二賊稱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嶺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安。政。胡世寧吳廷舉平桃源。夷鄉。當是時。陳金俞諫實筭節餼。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嶺賊黨。畧平。皇靈未暢。苞蘖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

罕知王制。引入內地。恃為長城。賊甫馱駭。我已鳴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羈縻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新建悉罷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旬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淵盡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偽撫。泖頭。佯委。桶岡。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行而進。直搗中堅。奇兵雲擾。鐵騎馳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桶岡既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兼兩寨遁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涪頭愚狡，新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鬃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躬寢晏然，鼓角一鳴，于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拊皆扼吭，專支闕外，楊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建，何以稱焉。

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賊，鍾景等為桶岡賊。

池大鬃等為涪頭賊，新建以廷推舊望，簡荷新

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

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自正德

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

臣平賊遲而變隨，新建平賊速而賊定，蓋江西

南臨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荆蠻，地延

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鳥道叢篁，事炳

不得長驅，米芻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鳥道深

林振旅還朝卽鼠謀竊發揆其形勢則決地之
翼不能離巢徑丈之鱗終難失水然而尉陀有
七郡之計任囂効坐大之志庾嶺以南舉足非
國家有也當四賊再發泃頭遠在汀州桶岡實
處楚境左溪橫水連耳其中彼且視狡兔之窟
成率然之形漢天子有神靈豈能從天而下乎
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此何異招麋鹿于金鑪
呼亡猿於朱檻有躑躅徜徉去之惟恐不速耳
撫不就而用勦徵調狼狽兼招苗峒劫掠性成

罕知王制引入內地恃爲長城賊甫獸駭我已
鳴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羈縻
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新建悉罷客兵自
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旬時德裕築籌邊之樓
文淵畫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僞
撫泃頭佯委桶岡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
行而進直搗中堅竒兵雲擾鐵騎蹙馳橫水覆
巢左溪失險矣桶岡旣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
兼兩寨逋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涖頭愚狡，新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鬚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鼾寢晏然。鼓角一鳴于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拊皆扼吭，專支閩外，揚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建何以稱焉。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辰

江彬奸佞 錢寧附

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力諫不聽。時倖豎有獻密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更調，如班操例。上遣

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持以爲不可大用謂
上有先入之言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
等職在論思今日曲從卽有後患百死何贖乃上疏
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漠北朝廷屯宿重兵分地防
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流
盜猖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甚非得已蓋京軍官
軍各有分地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
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聞之各
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恃勢淫估將官護

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
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緩大則違
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
違妻子棄捐墳墓或風俗之不相宜或糗糧之不相
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
資糜費無紀七不便也往來交替日無寧息倉卒之
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
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
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

歸十不便也。疏上，翌日竟降內旨行之。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于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賂錢寧，引人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恩左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

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千戶周麒，宿此之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畏彬。

八年冬十月，以錢寧掌錦衣衛事，賜姓朱，寧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嚮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嘗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哺莫得帝起居。但伺寧，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卽中害。內侍武臣率重資投寧，求鎮守總兵。都察院經歷錢安至拜寧爲父，密伺廷臣忤寧者，彈斥之。是時內臣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寧持中外號。

曰厥衛

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侍朱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朱寧鬻鈔害民不報時寧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

兩良永上言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雨雹為災嗷嗷千里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

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邪本極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竊寵以來陛

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

此乃苛歛無已負恩實深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

歛鈔銀盡給還民民怨可慰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慮軍食民

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奏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

銀還之民時寧怙寵藉威舉朝屏息獨永良訟言攻之憾之不置尋永良上疏乞致仕從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御豹房與江彬等同臥起彬奏禱
皆賜姓朱彬等與都督錢寧中貴張忠盧明秦用蕭
敬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爲奸請司章疏多阻格不上
然諸寵皆出彬下彬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
諫不聽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畧言宮府
異體用舍違宜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
弊徵求苛歛不能除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
國是禁庭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地震天鳴
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日醜類在位將安用之

疏入忤朱寧致仕歸

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爲民先是彭澤經畧
哈密納幣土番頗失國體既召回掌都察院事常與
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賊兵部尚書
王瓊數憾澤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公致彼來公自察
之遂招澤相過匿寧屏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寧
由是深啣之至是瓊劾澤擅命納幣土番致啓邊釁
奏上寧營內旨除名 八月上出關遊獵先是江彬
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彬並騎鎧胄幾不可辨

數數言宣府樂至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
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爲上營鎮國府第于宣
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
進帝樂之忘歸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諸城上時獨
乘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
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北
池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十
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汪彬以梟雄
之資懷檢邪之志自緣進用以來專事從諛導非或

遊獵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
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
流聞四方驚駭入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
府又過大同以致寇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
未集強寇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是彬在
一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彬平鹵
伯許泰安邊伯冒應州功也典膳李恭具疏請回
鑾指切江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拷斃于獄給
事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俱不省

十三年春正月上郊祀畢復出關游幸太皇太后于
氏崩乃還京江彬爲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
于平谷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請于上
降相徐州判官夏四月上以太后將祔塋親請天
壽山祭告六陵遂幸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六月
寧夏塞有警上復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
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
草勅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
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

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各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
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
面趨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
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
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
命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時錢寧意在
寧藩世子江彬意別有屬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尚
盛建儲未易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

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力言不可。議遂寢。七月上，北巡出居庸關，先是上既還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鑿瓚以沙漠之地不宜久留，而扈從邊將恃江彬等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且引漢袁盎諫文帝為言，不報。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彬索金壁裘馬數十萬，令邊吏獻虎豹犬馬，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不報。

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三月上，自稱總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以奇異謀制下人情，洵洵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為刎狀，完意甚以阻言者也。」于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輦、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范潮、太常博士陳允川疏繼入，醫士徐鑿以醫諫，吏部郎

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倬等率
部寮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
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
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
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
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
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時舒芬疏最切直
而鞏以事出江彬故獨劾之芬疏畧曰陛下之出以
鎮國公爲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據勛臣之禮以待陛

下將朝之乎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
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
年而聖嗣未育故厯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
言小臣言之而不盡其志非恭順蓋聽陛下之自壞
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
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宁爲市廛
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閏事爲故事特左右寵倖
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
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游哉鞏

疏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六事。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游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陸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于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缺。柱齊折如斬。時三月二十五日也。金吾衛指揮張英者。內袒挾兩囊。土

數升。當蹕道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月內。肯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登戍邊。鞏震良勝湖俱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贇廷杖五十。降三級外補。餘杖四十。降二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贇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珏十餘人。車駕竟不出。

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六月寧王宸濠反，初錢寧受濠賄左右之太監張銳思傾寧力言濠不法事銳言先入寧不知也見帝且盛稱濠賢帝不應寧懼乃馳報濠而委罪臧賢賢謫戍邊中道使校尉偽爲盜掩殺之帝亦執寧下之獄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會王守仁已擒宸濠以俘獻上詔止之。九月上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各官竟朝服往上不問。

十五年春正月朔上受朝賀于北京時江彬率邊卒

數萬扈從恃恩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鳳公徐鵬舉設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以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爲故事彬不得已就宴。六月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危言止之宇爲南京兵部務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稍裁抑彬人倚以爲重彬亦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在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

求宇承制必請而後始行。彬計少沮，時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宇偕九卿臺諫三上章伏闕，請回鑾。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譏。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七月，扈從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回鑾，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乃令中官復出傳旨，不日即還。儲等出，聞八月，上至鎮江。十月上自南京班師。

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江彬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二月十四日丙寅，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奉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嗣皇帝位。初上寢疾，彬猶改團營爲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秘不發喪。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帝崩，并其子入，供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詔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

二千二百櫃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隱匿奉
疏百餘本世宗卽位正彬黨罪惡謫戍及論死者數
十人并誅錢寧太監竄逐者亦數十人

谷應泰曰江彬以邊卒入侍稔惡十年顛越乘
輿幾危社稷然跡其所爲非有他謀特囁強驚
悍庸材耳方彬之起家塞上睥睨宮闈此何異
祿山之侍玄宗乎且其外握邊兵內交近侍錢
寧張忠皆其羽翼辟之芬乃依恭卓復造讓庭
奏內附守澄沙陀通好令致臣區之天下二物

亡商二憾覆晉武宗存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武
宗崩卽矯遺命以擅大寶不待智者而決矣而
乃招致邊軍入演大內君臣戎服凶器爲娛繼
遂厭心萬乘屏足九重誘導以離宮之歡恣情
于馳騁之樂博蒼鹿搯玄熊樂如是足矣卽其
殄滅善類斥譴正人血飛狂狴逐半朝堂亦猶
之猛虎在檻咆哮欲出饑鷹在鞲忿颺思飛初
非有剪除異己之心質劫公卿之志也夫彬本
武人而武宗所喜在戎服言兵彬生沙磧而武

宗所喜在游巡天下順其志卽相與揚戈躍馬
 拂其意則相與嚴威峻法同聲相應同道相謀
 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徒聖主彼亦
 誠然逮其震主之威已立赤族之禍將成雖有
 中庸亦必巧營三窟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
 之際彬猶晏然歸臥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
 之詔召之而卽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
 與夫曹爽釋兵歸天子求老私第商鞅刑太子
 傅孝公崩欲自亡入魏言古以來器小而位高

威重則身危奸邪前敗禍患後隨瀕死而不之
 悟者也然予以爲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
 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
 巢之亂也竄鋪宸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
 彬之奸董卓祿山之變也然而陰瞠甫合旭日
 旋升大厦欲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類
 皆乳臭茫茫草澤更無英雄至于在內如六給
 事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
 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慟哭斬奸呼號阻

系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駕○枕○戈○流○涕○投○袂○登○舟○觀○于○水○溢○宮○門○橋○柱○七
拆○上○天○告○譴○似○為○言○官○兼○之○明○星○夜○隕○特○勳○回
鑿○吳○楚○颶○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
抑○或○祖○宗○在○天○之○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與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訂

大禮議

武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即位帝與獻王子憲宗
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與獻
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
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爰已而獻

王薨帝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
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
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
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燠聰明仁孝德器夙成論序
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
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卽日遣官迎取
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監
太監韋彩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
儲禮部尚書毛澄齋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彩等

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
符朝籓衛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
辭帝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
毋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帝以籓衛官校不隸
有司恐爲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勅之所過辭
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母過奢丁卯禮
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大
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

長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
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
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
即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
貪緣監織權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未
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毋與獻妃 戊申命禮官
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
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
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時有待對公車舉人張璉者

爲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
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於衆廷和謂瓚
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爲南京禮部侍郎而
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
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
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
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
孝宗爲考興獻王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侄
署名而令崇仁王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

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
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
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與國
而改崇仁爲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
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
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
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思法二君斯聖德無累
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
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旣同不可爲世孝廟而上稱祖

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
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
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
指帝終不從六月敕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
崇大禮七月觀政進士張璠上大禮疏曰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
爲皇叔父王妃爲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
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
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

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崩。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以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而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官中者。誠以然不同。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屬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兄恐子無繼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與獻王。但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

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與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降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與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煇朕。楊廷和

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爲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濬盧瓊等復奏

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璉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難拘長子不得爲人後之說璉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於京師其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其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說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璉斥罰奏入俱命禮部議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濬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入

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爲初政累也。御史盧瓌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璉建議之偏，若與死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張璉戒諭不聽。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駕儀奉

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母至通州，聞朝廷欲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冬十月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繼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

延和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衷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張璠乃復爲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璠乃齋至左順門上之。延和令修撰楊維聰等四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延和見勢不得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繼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冠

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仲承慈命不敢回違。帝從之。延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壬午興獻后至首通州。由大明中門入。帝迎於闕內。朝議不謂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兵部主事霍韜見張璠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璠議。帝益爲之心動矣。甲午楊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白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

婚禮成慶官闈加之可也。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以爲興獻王不宜稱考廷和覽疏乃擢孟春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上言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爲當稱帝后而祀興獻於別廟則大統之議所生之恩兼盡矣乃出爲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十二月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廷和

璉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瑄語璉曰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日子不應南官第羽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耳璉怏怏而去。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爲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庚寅帝下御札論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

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在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毋與獻皇太

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諭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璵不聽。

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况迫

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舊攸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迺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

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日。帝后。上慰慈闈。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母乃擬議之未定乎。臣愚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

支不淪尊尊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應稱曰皇母
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具
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
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
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
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
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
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二疏
俱中沮不果上 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

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
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
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
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文稱長子本生文情
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
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
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
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
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

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益孝惠皇太后羣臣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籥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

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奏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至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夢日與張璉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至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

夫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復爲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綱者，何也？蓋自張璪建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辨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

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米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爲之子乎？則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

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王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辨，遍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違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絕。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

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參衆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爲當從衆議。上怒其朋言亂政，俱奪俸。修撰唐臯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帝謂臯模稜持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等更議於典獻帝，與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諫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縮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議合。帝益心動，乃

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璠詣京
集議時霍韜居里中亦並召之。與國太后于秋節
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資倍常。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
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淵馬鳴衡上言。暫
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
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謂此意若出太后其
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
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
禮哉。既入帝怒。命逮訊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

陳迺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鳴衡朱淵
不知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原其本心。以為議禮之初。
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至而奸詭
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其禍有不可言爾。今乃下之
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宮闈之故。罪
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
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併
逮繫考訊。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三月奉興獻帝
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

皇太后初帝召張璠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璠至不變
初說請勅諸生及南京大臣及耆德舊臣各陳所見
以備采擇璠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璠且曰今
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
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
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冕
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爲堯
舜不願爲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
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實

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勅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
皇太后特加尊號爲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勅曰
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爲本生皇
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
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蓋朕追慕之
情禮部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
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爲共
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獻
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新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七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湛若水石瑤張紳任洛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去上切責罷之。戶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併止璉等勿來時璉等已抵

鳳陽矣見邸報勅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爲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趨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爲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璉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

夢等好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垂方黃粥誤民
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
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藁而不自進陰
託桂萼代奏干寵而璉萼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爲
陰類儉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
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
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璉
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
侯伯卿貳翰林羣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

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
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
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
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黨同執奏敗父子之倫
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拙忽細常其奉先殿西室亟
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楠編修鄒
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
張紳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
謫楠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命內閣擬撰聖

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帝遣
 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
 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
 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冊內加
 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
 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
 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
 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
 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
 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
 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獻帝興國太后
 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
 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國太后
 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
 至情是時張璠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執政忍為此欺
 乎兩考並稱綱常紊矣蔣冕求罷歸帝曰朕方倚任
 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既而冕上言皇上恭

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遵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又命書為禮部尚書。璉夢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黠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陸廟中，神靈依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

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大內者。况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霍韜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統之非，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日斯禮也。廷臣耆舊自有知者，不敢犯衆，而璉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仇，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璉薨至京。

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興
獻爲正俱留中不下鴻臚寺少卿胡侍上言唐憲宗
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元則不當
稱伯明矣帝怒其狂率出侍爲潞州判官初張璪桂
萼至京師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與通璪萼稱疾不
出數日後退朝班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
郭勳家勳喜約爲內助璪諫官交章攻擊以爲當與
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報聞給事中張璠取羣
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璪等罪尚書趙鑑私語璠曰

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桂萼張
璪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璠鑑罪之
璪萼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宇上言萼等
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
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涑編修許成
名崔桐簡討邊憲金臯等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
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
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
耻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魯等御史吉

棠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但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璵、璵之議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輕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旣爲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秋七月、璵旣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

斥爲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入生父母、六曰祖訓任稱天子、爲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爲論條辨、帝切責之、璵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

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當
 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百
 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
 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册寶何孟春退
 言疏達且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
 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
 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
 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孟春與尚書秦金學
 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

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成寅帝朝罷齋
 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偕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
 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日憲宗
 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
 禮憲宗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
 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
 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
 爭者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
 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

潘希魯張九叙吳琪張璜陳憲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涑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鉞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蕢毛玉曹懷張嵩王璵張璉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炳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邢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繼劉紳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

蒼張曰韜藍曰張勝翰林有子凡三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獻李舞臣馬冕彭澤張賜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昌揚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輔渾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壘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載亢繆宗周五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穉張懷翁磐李文冲張濼張鏗豐坊件瑜丁汝瓊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

茲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葛潮劉潼楊儀王德明汪濬
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
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峩詹潮胡
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駿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
士奇和勅趙廷松熊宇何齋楊濂劉仕蕭樺顧鐸王
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
人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
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琪鄭縉凡十有五人
母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兆

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
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請內閣告
毛紀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
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錄
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紳余寬黃待顯陶滋
相世芳母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
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
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

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已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裴紹宗毛玉胡璠張日鞞楊淮張燦申良斌應奎牟瑜余禎安爾殷承叙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恭穆獻皇帝至自安陸帝迎於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於觀德

殿上册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趨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議禮一事或擢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先爲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爲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萼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洸爲給事中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磔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

王元正劉濟成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南
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
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教
諭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
留中不報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
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
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
寧時居憂里中亦上言與璉等合帝嘉之九月改
稱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初

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璉等力辨可否武
定侯郭勳還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書曰
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璉及獻夫會公鶴
齡侯勳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
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王別立禰室不入太
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爲皇
伯考昭聖爲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安陸
松陵帝旣改名顯陵等諸陵矣及太禮既定百戶隨

全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帝命禮臣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罪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璵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洩臣等敢不盡言帝乃罷議命顯陵祭如七陵 十二月許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茂等學

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王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訂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調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留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錄。夏四月光祿寺丞
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部集議尚
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
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
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
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
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
不報張璵桂萼俱言不可璵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
卽日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廟廟不下

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
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于九
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等不敢不爲皇上言之
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
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
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
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廟
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於太廟
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羣

臣復上議爭之。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魏萼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上議，宜於皇城內擇地別立福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爲兩全。從之。六月作世廟，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

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於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仲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於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上疏乞罷世室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不聽。」十二月，席書上

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五年夏六月獻皇帝實錄成秋七月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尚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姊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諭大學士費宏等曰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

宏等乃乞勅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覘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撰世廟樂章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璵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

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
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
全宏一濟曰璵璠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
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
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
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璠所引俱大婚禮今世
廟告成是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於奉至
之後祇謁觀德殿則祖宗法守之益堅矣璵璠曰周
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

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
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
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瑄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
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大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
時享祫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如乎漢唐之季事不
師古女祫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
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上同行以至斯禮
從之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
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

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際難於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六年春正月諭修典禮全書張璠纂要畧二卷以進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倚載聖裁乃輯爲

要畧以獻帝命付史館纂述 費宏等定議世廟樂

舞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

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

楊一清賈詠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

武德文治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

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爲缺典張璠獨上言王

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帝身爲天子尊獻皇爲天子父

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爲人六

十有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

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僧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七年夏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追奪議禮諸臣官勅曰大學上楊廷和謬王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注邪議

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率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修市特寬者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在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戍爲民者不問爾禮部揭示承

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秋七月加上皇考聖
母尊號。皇考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爲
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言。詩十月
之交。刺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璠皇
父專權。致召天變。則所議者不爲公禮矣。可守也。亦
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未有引用
茅焦語。謫鎮海衛。與楊慎等永遠不宥。死戍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爲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

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
名世室。恐皇考亦敦讓太宗。宜別擬議。且世字來者
或用作宗號。今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會郭勲李時
議之。既而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
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夏言上言。禮惟有功德者別立
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
獻皇帝。雖篤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既稱太
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理宜虛埃。今欽定
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

付史館。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于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坊。熙子也。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園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園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

明堂秋饗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爲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禘太廟者。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爲過情。何在。

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肅踰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爲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

下曹錦衣獄。出爲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介合周道。帝嘉納之。

秋七月。議祔皇考於太廟。初。帝因嚴嵩請。既勅禮部議。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當稱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皇考親孝宗弟。臣謂

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我太祖卽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顧獨闕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稱爲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癸未，祔皇考於太廟。辛卯，大饗上帝於玄極殿，奉睿宗配享。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

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燬其主。延及成祖玉，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爲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先帝於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獻皇帝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通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爰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數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

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既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爲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礙。况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王。生視寢膳。死視歛合。曾有鞠養之恩。蚤定父子之分者。迥相判也。既不考孝。即考興獻。天下有無父之人乎。漢宣不皇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

既○考○興○獻○卽○當○皇○興○獻○天○下○有○子○爲○天○子○父○爲○
列○侯○者○乎○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猶○之○舜○不○王○
叟○禹○不○王○鯀○也○興○獻○以○肇○胤○啓○聖○儼○然○皇○焉○亦○
猶○之○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湯○不○王○商○突○而○周○
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踵○事○增○
華○禮○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
於○無○孝○宗○皇○興○獻○則○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
迂○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興○獻○而○
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

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
繼○統○之○名○皇○而○不○守○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爲○
康○皇○帝○英○宗○斥○郈○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
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謙○親○近○則○尊○親○盡○則○祧○
辟○之○逢○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
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爲○天○子○必○欲○使○之○不○
王○其○父○興○獻○爲○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
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
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削○去○興○獻○

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錄折衷
禮經毋乃不倫與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有加
昭聖皇太后千秋卽傳免朝賀傳聞乖異存歿
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徽稱止遷葬則亦
聰勇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
甚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戎竟同元祐黨
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而
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濮議諸臣旋蒙
賜還典國之獄無復金雞此則世宗乏錫類之

仁亦聰勇諸人無休休之
嚴嵩附和嚴嵩說興廢宗之號進孝宗幾擬
逼官武廟變新鬼以明察始以豐廟終蓋豐
坊固子政之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蓋作者
不必善慚乎不令張乎敬見也

平。不。令。親。平。妹。具。此。

國。子。文。

精。公。宜。實。嘉。斷。之。林。前。道。善。於。能。

最。官。先。前。道。善。於。能。以。明。察。故。以。豐。酬。後。益。豐。

文。瑞。興。濟。宗。之。張。聖。宗。宗。宗。宗。

文。瑞。興。濟。宗。之。張。聖。宗。宗。宗。宗。

文。瑞。興。濟。宗。之。張。聖。宗。宗。宗。宗。